

道光丁亥夏日得此冊於都門琉璃文光堂

書肆

十五卷附錄一卷嘉靖十年葉本

宋汪藻撰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

浮溪文粹

上



刻浮溪文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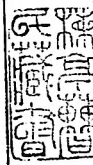
宋端明殿學士汪公藻浮溪文

集六十卷茲十五卷也六十卷

之粹者也不知何人粹焉批點

亦不苟蓋精以粹之者耶而公

之粹於人者不茲止也蓋各精



其精各粹其粹耶論公之文謂
歐蘇之後邈然竄儔常楊燕許
諸人莫及蓋定論也或以公謫
永州擬柳子夫雄添雅健似司
馬子長者公實有之公之謫豈
柳之謫哉柳實二王黨謫之也

者宥之也公在宋史列文苑傳
傳謂時相王黼素不咸出公太
平觀終黼世不得用蓋實錄也
乃紹興十二年以黼黨謫何哉
攷之史是年秦檜以和議功加
太師魏國公非其黨者正人君

乎誣害殆盡矧公者白團扇之
眷在焉尤檜忌者耶謫十二年
四赦不宥以卒者檜意也嗚呼
公之謫無柳之謫哉是故擬公
之文於柳可也擬公之人於柳
不可也宋人錄公名臣不但以

言語之云而已有見哉有見哉
公故新安人出唐越國公後曰
浮溪者其遷德興居也茲刻也
德敬君同出也君子謂其悖文
獻云謹序

嘉靖九年庚寅孟夏上澣

賜同進士出身觀政水部鄉後
學黃訓書

浮溪文粹目錄

卷第一

詔敕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賜京畿京西湖北淮南南路諸州軍撫諭勅書

大行隆祐皇后謚議

卷第二

制

資政殿學士李昉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



大母往洪州制

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蘇軾孫從事郎符政宣教郎制

權邦彥復舊職知江州無制置使制

修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克大金通問制

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任出榜召赴行在制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吳玠莫儔散官安置制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劉鞫贈持進制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侯學士制

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

卷第三

表

辛亥年正旦遙拜道君皇帝表

賀赤烏白鵲表

羣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謝除無侍講表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謝授新安郡侯表

謝泉州到任表

皇太后還闕賀表

謝謫永州居住表

賀皇太子正位表

卷第四

奏議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狀

卷第五

奏議

奏論諸將無功狀

乞修日曆奏狀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

卷第六

記

嚴州高風堂記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清風堂記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堂記

卷第七

記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永州玩鷗亭記

長興周如愚殖齋記

鎮江府月觀記

卷第八

序

蘇魏公文集序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跋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跋東原集序

卷第九

碑

信州二堂碑

祭文

祭河文

傳

郭永傳

書

見謝給事書

銘

熊叔雅研銘

董天任研銘

卷第十

神道碑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龍圖閣學士左朝請大夫滕公神道碑

卷第十一

神道碑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神道碑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太中大夫衛公神道碑

朝請郎陶君墓表銘

卷第十二

墓志銘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蔣公

墓志銘

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志銘

朝請大夫直秘閣吳君墓志銘

朝請郎知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志銘

卷第十三

墓志銘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志銘

朝散郎致仕胡君墓志銘

安人王氏墓志銘

卷第十四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卷第十五

詩

桃源行

過吳明叟新居

同張昌時宿高明寺

次高郵軍

阻風雨辟渡寄王仲成

避地函亭野步

庚午歲屏居零陵以門揄候虫秋為韻

次韻向君受感秋

晚發吳城山

過臨平

書寧川驛壁

宿鄗侯鎮

龜山上方

醉別季高侍郎

漫興

北窻

已酉亂後寄常州使君姪

古鏡行

蔡天任韻

詞

點絳脣詞

小重山

附錄

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

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端明殿學士汪公墓

志銘

宋史文苑傳

浮溪文粹目錄

浮溪文粹卷之一

詔教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應勿前悼心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後經宮闈既二帝之蒙塵誣及
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
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
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隣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
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廢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
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
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應勿前悼心
詔教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應勿前悼心
詔教

其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
失德雖舉族布北轡之燬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
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
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
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
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同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
其深明於吾意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有罪已極民之意可與
陛下公奉天詔參看
門下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續不圖即
惟多故昧綏懷之遠畧若備越之深憂雖眷我中原漢祚

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強敵商人幾至於五遷茲緣仗衛之
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攜於道路飢疲蒙犯於風霜經
從或苦於繹騷程頭不無於煩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
虞放治古之時巡即與區而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
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劫之裁財力困供輸之役肆夙宵
而軫慮如冰炭之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而
警戒誓專克己以焦勞欲睡隣休戰則卑辭屈禮以請和
欲省費恤民則貶食損衣而從儉苟可坐銷於氣稔殆將
無愛於髮膚然遽陞歲駭而師徒不免於屢興餽餉日滋
而征斂未遑於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

社稷之憂非予獲已少候寇攘之息首圖蠲省之宜况昨
乘蒙蔽之俗成致今日凌夷之禍亟雖朕意日求於民瘼
而人情終壅於上聞主威非特於萬鈞堂下自達於千里
既真偽有難憑之患則遐邇銜無告之寃已救輔臣相與
虛懷而聽納亦令在位各湏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
疑忠告者靡拘微隱所期爾眾或體朕懷尚慮四民興失
職之嗟百姓有奪時之怨科湏苛急人心難俟於小康并
獄蕃滋邦法有稽於末戒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
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禍於
交侵唯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攘外侮協濟中興

賜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諸州軍撫諭敕書

敕開封府等官吏軍民朕惟中原耕稼之區遭強虜腥膻
之毒前城相望無復炊煙三壤雖存鞠為茂草每興言而
及此輒回首以愴然使民喪亂以亡歸皆朕菲涼之所致
幸吳穹之悔禍偶遼鄙之息有顧乖離蕩析之餘宜還定
拊楯之急故令方伯就布詔恩爾其勉率族姻歸安閭里
序錢鏹而觀銜艾雖未能即及於周詩賣刀劍而買犢牛
庶或可漸成於漢俗亟臻寧謐用副焦勞故茲撫諭想宜
知悉

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

新奇壯麗
善於鋪張

臣伏奉敕命禮部據太常寺申今來隆祐皇太后崩合差謚議官差臣撰謚議者臣謹上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以函六氣而熙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物化儷宸極者后也所以奉宗祏而隆化基故古之母儀天下者生也薦之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代尚矣靡得而詳在漢則明德和嘉著稱於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于後皆所以揭椒塗之範炳彤篋之輝巍巍乎與帝德並隆不可貶已洪惟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茂柔明之資粵自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賴旂常紀之其澤深慶縣用集我大母基迹元祐嬪于秦陵逮事宣仁欽聖兩

宮稟二南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含弘光大而體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天割我家二帝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莫知所圖我大母起於危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援大寶授之聖明當方隅傾側之時序璇歷繫承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周不能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武林元兒闕朝究自內作天下之勢甚於綴旒我大母授袂而履禍機立談而銷迷祲坐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免塗炭雖媯皇以鍊石補天不能過也既勲猷崇極如此而乃抑華敦儉率禮蹈和塞私謁之塗裁外家之寵清淨讜冲而以道為

本沉潛剛克而與神為謀擁佑聖躬殫誠盡燮煌煌乎度
越麟趾思齊之上矣方期清我甸服駕旋舊京虔奉翟車
謁款宗廟極四海之養即東朝之安而昊天不辰禍結慈
極郊蠶告畢方開盛夏之祥隙駟難留遽掩長秋之御茲
天子追慕悼心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游之不返雖遂
服不可勉從暮歲之嗟而興哀之時每過舉音之節由是
命有司考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於神明節以四惠庶
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謚法明德有功曰昭視民
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民有功曰烈若乃兩值時變
當陽御簾基圖既安即復明辟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

德之功邪竊與世勞言動懋朝旨風清貞革之險濟宇宙
生靈之艱非視民如子邪察興替之端知變通之利親庶
政以任溥天之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智邪
中微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空之從容房帷密幹
鴻造非安民有功邪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
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而皇后之謚則請
之於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况我大母盛德元功夔無前
比豈承學之臣所能議擬意者必受成于宗廟為足以對
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宜以祖宗之命錫之曰
昭慈獻烈皇后臣謹議

浮溪文粹卷之一

浮溪文粹卷之二

制

資政殿學士李昉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大
母往洪州制

朕眷留近甸親復中廡載惟南國之奧區宜處東朝之嚴
衛乃令近弼恭扈遐征既專留鑰之權仍總行臺之政具
官其剛明而沉邃敦實而裕和謀謨為至治之基議論得
大臣之體延登未久已聞魏相之有聲委任雖艱所賴
崇之知變茲屬陪危之會尤須倚重之才孰副予求莫如
汝器是用輟從四近之列遣率百司之行朝長樂之宮以



廊廟
日承於溫清。分周公之陝。其身任於安危。稍戢干戈。即還

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朕不堪多難。思見老成。如升堂而聞簫韶。庶幾還風俗之厚。若入國而望喬木。有以知朝廷之尊。既得其人。當磨以秩。具官某。言垂當世名。配前脩學。必可行得師友淵源之正心。無他慮。惟國家飢渴之憂。茲復綴於清班。將每詢於黃髮。雖閔勞以職事之劇。然重失此典。刑之英。非貳卿崇獎。何以慰士夫之心。非起部優閒。無以寬耆艾之責。勉留勅。朕勿復言歸。

蘇軾孫從事即符政宣教郎制

用事切當得命世臣之休

論世者豈惟喬木懷人者。猶及甘棠。備哉千載之英。緊我三朝之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政秩之榮。用示好賢之意。昔賈生明玉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進忠。親唐表魏。譽之。烈人門。無用今古。所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

權邦彥復舊職知江州無制置使制

遇敵而致。黽陵之奔。孟明有罪。毀家而紓。楚國之難。令尹爲忠。我有藩臣。嘗隳城守。已正簡書之坐。當還符竹之分。具官某。頃典大州。適當強虜。既盡逾年之抗。遂遭全室之

番雖徐庶恩親何勝方寸之亂而真卿委郡不廢朝廷之
歸在國法以靡容於人情而可憫付兵民之重寄專江漢
之上游盡復爾班式遣其往母愴家庭之禍當思王室之
艱

修職卽王倫改朝奉卽克大金通問使制

用事切當且尊中自體

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悌通于神明物
色求人儻忠信行於蠻貊眷茲久矣今乃得之以爾胃出
公侯資無勇智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於生如皆已佚而
入勞孰當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慷慨以請行宜升卽秩
之榮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

速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勿憚徂征之遠佇期歸報之休

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牒召赴行在制

漢室備胡復魏尚雲中之守秦人禦晉赦孟明殺器之奔
與其選衆而收新進之才孰若棄瑕而責老成之效其官
某稟資沉鷲事上朴忠昨緣外侮之侵常畀中權之任乃
恃戎昭之果靡遵廟勝之謀坐此逾年隱於亡命肆朕慕
圖之始求時敵愾之良議者皆言汝為可用執干戈而衛
社稷方急壯猷聽鼓鼙而思將臣宜頒異數爰復州團之
秩俾趨岳狩之朝庶分北顧之憂尚採東隅之失勉圖而
績仰副朕知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聖人所嫉儻或志存於軀命則將義薄於君親具官某身受國恩位登宰輔方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臣思自盡之時而不能抗虎狼強暴之威徒欲為雀鼠偷生之計陷於大惡所不忍言雖天奪之明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宜大正於典刑用肅清於名分尚以本絲於迫脅惻然姑示於矜容黜授散官竄投羗服其體好生之德毋忘自訟之心

吳玠莫儔散官安置制

朕惟國家厲名節於百年之餘尊士夫於衆人之上非以周旋於閒職蓋時責迫於艱危苟捐軀殉國之無人則銷難解紛之奚顧具官某早緣推擇進躡近班當君親蒙犯於氛埃至臣子盜稱於名字茲非小變何以生為乃通命令之往來坐使等威之差僭此而閭畧孰不可容宜寵秩之盡鑄以一官而置散毋忘自省服我寬恩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義重於生鐵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發於喪邦具官某蒙國厚恩為時顯官方氣稜結蕭牆之內至腥膻謀閔位之人事既非常坐皆失色所幸探符之未獲柰何援筆以遞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洩眚孟五行之說豈所宜

言表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其解諫垣之職以須廷尉之
平邦有常刑朕安敢赦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梁信侯景之姦而臺城不守唐養祿山之禍而靈武僅存
惟議者失於毫釐之間斯敵人玩於股掌之上爾迂儒無
斷循默苟容道君疑蕭傅之賢選參儲禁淵聖用其盤
舊權預政機方醜虜之憑陵舉中原而震擄克綏多難所
恃老謀乃憑款敵之言堅主弭兵之議積其憤懣成此艱
危朕念夫當垂白之年寧為爾受失刑之謗而煩言荐至
重比難私姑黜置於散官用竄投於荒服汝雖知勉吾悔

可追

劉詒贈特進制

忠人臣之大本全者幾希死天下之至難在乎所處嗟我
卿之者摺挺然不屈於兵威既沒元身宜加爵秩具官某
天資莊重心術邃明內領藩條裨活民之政外臨邊璫揚
威敵之功方資廊廟之謀遽履朝廷之變不幸聞名於醜
虜將令毀節於偽廷龔勝歸中心肯移於二姓仲鍼臨穴
人掙贖於百身升華一品之班加賁九原之祿庶幾精爽
不昧欽承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

哀悼之情
藹然言外

賢者事君。豈為保妻子之計。國家多事。所貴死封疆之臣。我有藩宣之英。靡從威武之奪。既遭奇禍。宜峻息章。具官某。少有令名。屢更煩使。昨任州符之寄。適當邊徼之衢。嬰無援之孤城。抗方虜之醜虜。壯矣張巡之百戰。躬履瀕行。孰哉十壺之一門。幾無類屬。于初載。聞此沉寃。念逝者之何辜。為潛然而出涕。茲陞華於秘殿。仍加恤於遺孤。庶爾精忠。光吾信史。

韓世除兩鎮節度使制

門丁提貔虎以振天威。深入山川之阻。取鯨鯢而據國境。永為宗社之休。既執訊以來歸。宜酬勲於不次。肆頒明命。

敷告治朝。具官某。事上樸忠。臨機英果。稟剛故俗。并陳蕪六郡之良。決勝重圍。飛羽有萬人之敵。蚤備師干之試。旋膺齊斂之除。豈惟蹇蹇以匪躬。每見多多而益善。昨屬時巡之遽。因成國步之艱。群小窺朝。元亮干紀。既罪人之未待。斯王旅以徂征。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禽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華夷由此以知威。天地為之而卷褻。凱歌一奏。盟府交書。是用取累朝最盛之規。加兩鎮久虛之渥。視班亞保。升爵元侯。增邑食於爰田。衍井腴於真賦。併為異數。用表元勳。於戲。見無禮於君。爾既殫於忠。盡歸飲至於廟。我何愛於寵。褒惟功名烈士之始終。惟爵祿有邦之勸。

沮尚圖後效更掩前休

浮溪文粹卷之二

浮溪文粹卷之三

表

辛亥年正旦遥拜道君皇帝表

婉曲有味

伏以接千歲之統推神策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朝而
受祉若稽故實遙企清光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體道粹精
怡神冲漠方帝宗祧之慶遽成國步之艱帝堯游汾水之
陽父忌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遠威顏存
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帳旒辰之猶賒鴻馮馬雖質莫
昔於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於蓬萊

賀赤烏白鵲表

以烏鵲對說
詞句新奇

治格時雍祥昭羽屬生皆異稟凝丹素以成形出若相符
信圖書之上瑞必有召此來非偶然中賀伏以爲本陽精
鵲知歲事方聖祚紹隆於大德適天時應在於金穰宜爾
珍禽呈茲瑞質孝能致哺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嵩嵩
羽毛之潔用明諸福之畢至孰謂二蟲之無知恭惟皇帝
陛下保合太和緝熙純嘏政行喙息皆安性命之情岳貢
川珍盡發乾坤之蘊是生神物來相昌期將合采以成章
乃同時而薦祉徊翔有煇協周家王室之符粹美而真異
聃子彫陵之見既九重之有託寧三匝以求安臣等幸列
近司喜逢休應有生咸遂宜多可俯之巢同類相求將致

表儀之鳳

群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此表初爲張邦昌文過然以偶儻之體屬委曲之情非精在四六者不能

天命有歸將嗣興於景運人心胥悅咸暱就於至仁雖辟
表之非遙猶鴻稱之未正辱居近列殊震危衷中謝伏念
臣叨受國恩早居法從方有六朝廷之厄會偶二三輔弼
之無人猥以庸虛參其謀議旋屬虜情之變遽成天步之
艱二帝出郊既蒙塵而不返九禘乏祀將攝裸以爲名所
宜引死以力爭顧獨抱羞而苟活生雖可耻忘則甚明益
天下屯危方苦存亡之未定而古人車萊唯觀濟否之如
何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焉慕周勃安

劉之訃屬伸程嬰存趙之忠。儻奉真人光膺神器嗣一祖八君之傳。序慰四方萬里之謳吟。誓伏歐及敢煩司敗。幸率土相從而歸啓。且諸侯不輟以事周。雖國鴻林。實臣素志。頌破須臾之死。前瞻咫尺之威。伏望皇帝陛下。中奮英明。外符信順。受圖高邑之墳。趣駕未央之宮。盛九賓之禮。以見群臣輯六獻之儀。而朝清廟時方多故。幸少留黃屋之心。臣既無功。願自謹清宮之職。

謝除兼侍講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兼侍講者。視草禁嚴。談經間燕。近侍進言之責。極儒臣稽古之榮。拜命以還。撫躬而懼。臣

中謝常謂天縱將聖。奚溲博學。以成名。玉求多聞。蓋欲取人而爲善。故自古右文之世。必畱心講藝之官。如臣至愚。何以仰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卓然上智。濟以克勤。同漢祖之英。論道不忘於息馬。笑齊侯之陋。讀書見議於斲輪。而臣猥以非才。膺茲遴選。第竭簡編之習。仰承帷幄之光。維海岳深崇。顧何取涓埃之細。然聖賢聞見。或不如農馬之專。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以臣再修到元符庚辰所編詔旨等特授臣左中大夫者。國史補亡。雖日勤於未獲。君恩馭幸。乃

歲冒於遷除矧方抱於遺弓忍獨榮於載筆上還不獲退
省爲憂中謝恭以太上皇帝聖學高明天資仁厚承熙治
百年之後享安榮兩紀之餘凡今言動之所傳視古詩書
而無愧祗緣誤國之相繼循致陟方而不還既海隅皆服
於堯喪宜柱下一新於漢法夙蒙垂付適幸纂成豈謂皇
帝陛下明發有懷無收罔棄嗟夏時之既失於祀莫稽幸
商頌之復全以那爲首特懋存書之賞猥霑承學之臣敢
不仰奉殊私俯殫餘力裒中朝副墨之要俟良史殺青之
求穆王御駿以來歸已孤此望孔子感麟而有作尚見其
人

謝授新安郡侯表

臣某言准告命伏蒙聖恩以宗祀敕文授臣新安郡開國
侯加食邑三百戶者禮洽中天慶單外服猥奉十行之詔
就加五等之封臣中謝伏念臣積冒恩私浸踰分額昨授
闕於異絲蒙起廢於偏城久客還家方憇南飛之鵲通侯
授印忽成左顧之龜雖滌澆以惟均何遭逢之獨異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調睨萬類藩飾群工屬宣宗之受釐鑿篆
區而蒙福臣適臨本郡仍胙鄉州宋人泝滌以得封望胡
及此漢將銀黃而夸里榮乃過之寵既逮於子孫忠敢移
於生死

謝泉州到任表

恭承休命就易名藩去父母之邦接浙敢同於他國問鑿
夷之俗褰帷如在於中州責重捫心思深墮涕中謝伏念
臣昨從祠館叨領守符素號迂踈無問馬及羊之智乃蒙
安便得維桑與梓之州二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畏
尾力析罷免反冒遷除雖賣劍買牛老猶堪於渤海然紫
頭見日身益遠於長安茲益伏過皇帝陛下總數百工照
臨萬國眷方隅之瀕海傾師帥之得人故遣近臣往綏選
俗況今閩徼莫盛泉山既旁接書文之同當尤懲獄市之
擾臣敢不仰遵寬大俯厲哀殘講求百粵之宜參諸尚貢

奉上三年之計對以春秋

皇太后還闕賀表

伏審皇太后旋輿朔漢正位東朝唯一人修不已之誠
四海睹非常之慶恭惟皇帝陛下德配高厚孝通神明躬
行曾閔於九重力奉姜任於萬里雖天人之交相實古今
之未聞十載中天瞻壽壽葱蔥之氣一朝廣內賦融融洩
洩之詩於昭夢日之祥永享含飴之樂臣屬嬰官守阻造
闕庭方歎唐朝屢下建中之詔忽聞漢殿一新長樂之儀
遙知坤極之尊莫望天顏之喜

謝謫永州居住表

辱愚冒寵久依日月之光盈滿擬裁自處雷霆之下蒙聖
恩之寬大與善地以生全罪大心寒感深涕落中謝伏念
臣初無稱道積有悔尤所當退養於罷廢乃復浸成於老
諄忽聞威命適在窮途冒風雪以疾馳越江湖而跼伏非
恃冕旒之察難逃鈇鉞之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法
天聰明稽古干戈不用再臻全盛之時刑賞何心一付至
公之論而臣靡思兢慎仰負函容竝居井眉雖有措身之
地狐正丘首未知歸骨之期

賀皇太子正位表

伏審顯膺寶冊升位春宮臨軒行曠古之儀見廟示承祧
之重恭惟皇太子殿下分輝寶緒毓粹璿源擬天人岐嶷
之資稟神聖徇齊之教當周室本支之盛獨冠百男直漢
家羽翼之成無煩四皓前星外炳游震中潛某幸列宗枝
喜隆邦本河潤九里方率族以依仁月有重輪願登歌而
薦祉

浮溪文粹卷之四

奏議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敷陳訓切可為論事之法

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知高郵軍趙士瑗因發
運司舉留令依舊在任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蘇遵別與
差遣令臣撰詞進入者右臣竊以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
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
賞且罰而可以為政也謹按趙士瑗始以蘇遵赴官不肯
受代朝廷怒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又緣自陳四任堂除
粗有勞效又發運使李祐劄子保奏復令在任臣不知朝

廷以士瑗爲是邪爲非邪若以爲是則方命不從者堯四
凶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爲非則借留在任者漢循
吏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一士瑗之身而一日之間可
賞可罰臣竊惑之且士瑗自陳歷任有勞至據其所臨推
之不去公違詔條不顧義理亦可謂無廉耻甚矣縱方今
乏材豈無一人可治高郵如士瑗者邪况新除人別與差
遣在任人遷延依舊使有力者交結當權無日不居官無
援者待闕及期輒爲人所奪有十年不霑一日之祿者宣
和之風也今陛下中興當痛革此弊柰何因士瑗復啓佞
倖之門臣以爲不罷士瑗恐人人効其所爲苟欲貪祿則
冒耻自陳及計會監司僥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
可長伏望聖慈別擇能吏知高郵宜或且令蘇遷赴任斥
去士瑗爲後來鄙夫之戒所有趙士瑗依舊在任降兩官
詞頭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宋晦落職令臣撰詞進
入者右臣昨論王革等不當因赦復職陛下親降德音以
爲王革等係參酌元犯降等陞叙今來臣僚論到若全不
叙復即不霑登極赦恩可於遂官吏更行減等降職臣狂
瞽之言既蒙陛下留聽又煩聖訓委曲開諭如此臣雖至

愚豈不知幸然臣區區猶有不能已者敢因宋晦再為陛下陳之臣聞慶賞刑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為慶刑而人不以為威者非人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年于茲矣宵衣旰食側躬脩行非不厲精焦勞是宜天下之人無不畏感懷德然兵出則叛將用則比士大夫方命偃蹇莫知聽上其何故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罰不當莫甚於因赦復職之人昔齊侯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自崇寧以來紀綱日紊其兼官棟勢者非賞結權倖則權倖之親

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則奴事閹宦以進身也如此等輩皆僕廝之材本非士類乘時詩謬攘取公器如盜賊然考其平生一無分毫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縉紳道喪天下切齒馴致今日之禍幸陛下中興清議亦望稍伸縉紳亦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褻竊之人雖盡行削奪適還其素分耳况名位已極矣家貲已積矣子弟已官矣親戚已顯矣士大夫猶謂有已不可追奪者為國家之恨今日陛下亦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復使纍纍然玷汗清貫將使終身保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邪臣恐蹈郭君不能去惡之戒而四方解體也

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於此而不復非所謂曠
然一新者臣以為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
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
下英俊一時甄擢之權苟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
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緣過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
之耳既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為復哉若小人其
初得之如此其易既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
有以相謂矣曰我何以砥礪為哉正使褒遷不過與此曹
等耳欲望風節之強事功之立豈不難哉議者又謂彼職
名者朝廷既已與之矣若奪而不還如咨怨何臣以為人

主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而已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
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以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八
百員吏千四百員亦不聞其咨怨也彼吉甫管仲人臣耳
猶能使人退聽如此豈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革數十年
名器之濫而憂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為如宋晦輩治之
不勝其多倚足一一煩降詞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
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
職分為一等每等集為一類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人
勞劾過惡申三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
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於不叙復而已又

有雖嘗落職而寄祿官叨竊至銀青或通奉正議正奉者
皆前日姦兇邪佞之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
臣又聞昨降指揮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以
上者並罷而近日鄭修年億年公然以雜學士乞恩朝廷
亦不問而許之錢蓋以誕謾落職祿未嘗復也而於奏狀
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羣臣亦無一言及此臣竊未喻臣愚
欲乞如脩年億年並明降指揮孰為當得孰為當罷指定
姓名錢板施行如錢蓋者問其何以復職如無所因即重
行黜竄庶幾卿士大夫共為陛下守此名器輔成中興之
業所有宋晦落職詞頭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狀

若臣昨自三月未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為度夏
計臣雖幸其不然然竊憂之以為中國困於腥膻而得少
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執故常已寒方至未暑先歸吾於
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
為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支吾洎到行在聞韓世
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
臣竊欣幸以為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黃榜條錄韓世忠
捷奏又以為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議
者頗疑世忠奏報未必皆實蓋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

虞於蔣山雨花臺兩處各劄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
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為逃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
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疊疊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
已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
所傳又佯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喜為窮蹙之狀以
欺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其本為度夏
計而陽為窮蹙者特以疑誤我師邪建康為東南咽喉國
之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
人果據此為巢穴則東西饋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守其
門戶果得高枕而卧乎不知群臣日至上前亦嘗有及復
及此者否豈直以為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
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咽
喉守我門戶則群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為向背國家果有
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况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
不慮臣愚以為此事所係非細廟堂當若救焚拯溺然朝
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韓世忠一
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
害豈不相萬哉雖聞近遣張俊提兵過汴節制浙西人馬
逸邇前去以為策應此固陛下長算也不知張俊果能為
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

齊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張俊軍令分
數萬人順流而下仍於上流自計置糧斛載以自隨彼張
俊軍既皆新人必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
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虜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
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矣機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
不以臣言為愚輕此賊忽此事特加採納不勝幸甚

○奏論諸將無功狀

審事情識時勢非持文章好駁
將之道亦未有過於此奏者

准行在御史臺告報正月三十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
將來虜騎北歸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戰
據各當如何措畫及當於何處駐蹕除已令侍從官條具

外可更令隨行在職事官各條具以聞者右臣竊惟金人
為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即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
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自古夷狄強盛
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肆中國凌夷固有之矣未聞
有如今日之亟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闇之主敵人臨境猶
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
者大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於天下而犬羊
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
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江浙則破江浙嘻笑而來飽滿而去
坐令原野獸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萬

乘之尊至於乘將入海倭倭然未知稅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是也論其官則庸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王食者豪無所不至雖輿臺廚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虜甚於夷狄者陛下不得而聞也擁重兵吾聞處處獨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格也然天下

之人猶以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賞其死力耳及敵人_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為陛下施鏃矢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除虜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此則俊忠於陛下也其利害豈直為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為虜性強懷不嬰其鋒猶懼屠戮况以致怨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若張俊使之也臣聞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懼

敵人之侵背肝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
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克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
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克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虜
騎渡江杜克韓世忠王瓌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
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
裝海舶焚其城郭為遁逃之計其比肩諸將聞朝廷欲倚
世忠為杜克之援者無不竊笑是世忠初無為陛下拒敵
之心也洎杜克力戰于前世忠王瓌卒不為用劉光世亦
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昶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
不知則朝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瓌

使之也使豫章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
呼請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憚臺諫
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質請罪有司謝數州生靈之死亦
知尚有朝廷之法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獲數十人之功
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雞犬為之一空居
民間來奔逃山谷數百里間寂無人煙韓世忠逗留秀州
放軍四掠浙西為之騷然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平江府
自城而外無不被害周望僅能守其城中而已雖陛下親
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
父冒不測之險而不恤也王瓌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遠

索劬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
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將所為如此不知何
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為陛下言者豈以
為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止藉此曹為重而不敢言耳
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
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南巡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
尊君親上之志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
陛下為之主邪所謂為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
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鬪敵人之來則
望風遁逃及汲汲內相攻殘以為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

一路罹其戕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戕今江淮
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虜人侵其前而無人
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為江淮兩浙無疑矣
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為幸也豈今日之謂哉
臣恐人心一離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
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賊者俊聲言陛下召之
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鬪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
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白朝廷召我矣其實自
欲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於上及用
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黃巖聞陛下使李捧堯兵歸中

降旨麾云候金人 台州則前來温州是諸將既欲遁而
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士驅之使鬪猶懼不前况令人使
遁邪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耳何足怪哉臣
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唯王瓌本
隸杜克克敗于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今天
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
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趣遁者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庶
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為驕惰河東
之敗一日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
不如志自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社郵郭元

振唐之勲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之盡蓋威克厥愛
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
無窮恩有時而既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為恩
况此曹平時馱飲於虜掠之貨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
意哉如有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
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
諸將之材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
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於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
誅則誅之曾不能少貸此其所以為高祖也故韓信曰陛
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邪今陛下

當以將將為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
俊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
有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
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
徇國所至人心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
以為虜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
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蓋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
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為名者
主將將佐僚屬並論如法仍使於偏裨擇人可用者間
行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諸將之代以天

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為諸將所抑而不得伸
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陳則虜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
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
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
臣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於
事哉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
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於馭兵馭將其
他皆非先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講斷而行之臣愚狂瞽不
知忌諱罪當萬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修日曆奏狀

臣昨待罪禁林嘗於經筵面奏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曆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

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理典章殘缺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也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

資孝友溫恭之德疇咨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機動皆合
道在位二十年餘未嘗刑一無罪殺一無辜涵養生靈耕
桑萬里視唐虞三代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勤招延
聽納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膏澤浹於人心止緣奸臣誤朝
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凌遲之
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群臣當任其責此
其不可不纂述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況三十年之間
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
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羗戎之服叛有本有末
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

事廢且當時群臣間有在者以爲忠賢邪不著其素行安
知其可嘉以爲邪佞邪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曰散
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
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
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耳况其他
乎中原失平三見閏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數年
間事將埋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况比年風俗之衰公論
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曰一事爲一人而著書行世
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是非渾殺白赤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

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爲著作佐郎修太
上皇帝日曆東觀凡例臣與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
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
罪之文尚班班可攷矣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
雖顛沛中史官不廢況今邊烽稍息群盜屏除正朝廷蒐
補闕遺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
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已酉三十
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劄募書工之類繕寫進
呈以備脩日曆官採擇伏候勅旨

泮溪文粹卷之四

泮溪文粹卷之五

奏議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

議論正大開架整齊文法是
學輒披方言書而對切過之

准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手詔去云右臣

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大吠之警人臣以來見未

然之事自下劑上甘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為難今

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

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於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猥并之

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

之意哉况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

而卒曰當虛已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慙慙効忠於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温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爲方今所急者唯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爲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爲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教者固人君不可湏臾而忘然今日用此未足以解紛何則虜騎充斥於中原群盜跳梁於諸路陛下專於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爲足以卻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爲足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爲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鬪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仗無一人奮然爲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爲之黷勉曲從不啻如奉騎也豈爲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於此有馭將之說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一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於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頌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執議者謂未

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在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
生可殺今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為腹心孜孜拊
循猶懼不濟奈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
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
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
必有人臣為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
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勅之王為
之不敢當關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
矣違詔進馬溫造勅之祐曰今日膽落於溫御史夫先驅
不肅違詔進馬於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以不貸如此蓋
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於胸中矣
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
群臣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為言及進言
陛下不過倚據目前為道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
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為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
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於用恩恩過而驕者
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
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
足以勝焉然後周旋曲折唯我之聽不然竊銜詭繼跋首
碎骨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

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於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臥內奪其印符，虜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為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邪？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俛首為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於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驩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濬，使人謂曰：

公不奮命者，當以瀕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瀕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奪其印符，而易置其部曲乎？於戰勝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以劉濬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如蕭何則發蹤指示者。」

蓋古者用兵謀臣坐於帷幄之下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於前為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黠彭越徒不得而與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為謀之不臧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北道路流傳遂以為陛下進退人

材諸將或與焉以陛下英膺擇善而從顧於此曹何有然致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為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未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衛見大臣必執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為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邪無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於朝廷而為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必不肯以

為可行便於已而不便於國者必不肯以為可罷欲責其
冒鋒鏑越死地難矣臣愚以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
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
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參議論之餘廢名分不至混淆而可
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
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
下毋以生財為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
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莽為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
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之於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
賦橫斂為非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

取大半之賦為非尚有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
寒耕暑往黎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
而見也胥吏坐門朝莫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
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
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為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
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
財當一銖一鏹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
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
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
伍中使臣大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

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請之真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鈔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於憑陵莫敢誦詰其盜及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意盜賊之不来一聞入境置軍期司率歛民財無復稽考恐為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於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奉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嬪嬙橫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掄歛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為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以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於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物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

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父而未有不為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邪晉以六卿帥師而卒於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於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於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出必有英豪特為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耶臣以為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歸諸將合為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浮溪文粹卷之六

記

嚴州高風堂記

古之王者取天下而天下歸之蓋其功成志得之時也以
功成志得而視士大夫皆以爵祿必有輕天下之心於是
巖穴之間有人主不得而臣者出以唐堯之聖猶不能屈
潁陽之高況其侏豸士之所以自重如此亦非區區為其
身謀也於以厲世則百年之風俗繫焉漢之二桓皆以布
衣取天下高祖之時有若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
生世祖時有若嚴子陵皆人主不得而臣者也園綺四人

避秦之亂入商雒山待天下之定以高祖輕士善罵義不
爲漢臣帝雖高此四人召之莫能致也嚴子陵亦厭新室
之暴不肯辱其身逮光武立猶披羊裘釣澤中雖三聘僅
能一致而卒不爲帝留是五人者其出處豈不相類哉然
園公之徒晚從太子之招畫自安之策正國本於談笑而
史不記其所終故西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以計行爲
得而風節減於功名子陵本帝故人既物色求之而乘高
卧不朝帝爲親幸其館漠然不應詎三公若奴隸然望印
綬麾而去之終其身退耕于野故東漢之士聞其風而慕
之者尚風節以功名爲不足道也大抵園綺之徒學伊尹
子陵之徒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
哉卒以憂世幡然而從湯伯夷遭周武王之君猶以爲藻
菟不食其米餓死首陽之山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
聖之任又曰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子陵世家
富春既歸耕于家後人名其釣處爲嚴子陵瀨奉祀千餘
年不衰今釣瀨弁莖俱存而富之境析爲嚴州紹興七年
吾友重斧令昇爲是州暮年政成乃爲堂於州治之左日
從賓客觴詠其上而名之高風以景慕先生之賢且立文
正范公所述祠堂之碑於其傍而求子文爲記令昇可謂
能尚友千古矣今昇清介有守觀其所慕足以知其爲人

故余論先生出處大槩以告令昇使併刻之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世稱臯陶以刑事舜其後封於蓼云至春秋其國先凶以爲用刑之戒余獨以爲不然漢于公素安郭躬以決獄陰功遺禍于孫卿相封侯累世孰謂臯陶明允篤誠而以刑之祀哉蓋君子常患澤不得施與施焉不遽及物若持法之平司人之命不擇位小大皆得以行其志者惟刑爲然使吾聽訟如召伯折獄如子路哀矜如曾子君子怙焉小人懼焉雖世世獲福可也然君子亦豈先處已禍福議人之生死哉淵無愧而已矣吾友蕭適用快疎樂易人也始

吾與之游得溫厚之氣於眉睫間每上府休輒坐曹處慶令輕重訊報爰書不以諉更平反決讞必以其情諸罹文法者皆不恨余知其以刑受福也他日斲廢圃立屋數楹列美蔭于前爲亭對峙而求說於余余以爲王制刑者侗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蓋古之君子於人無所不用其志今吾與子一杯相屬於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堂爲之不樂者乎亦思有禁而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者乎古之循吏鮮不以仁成名酷吏鮮不以刑取禍輕用民死以喜怒行之幾何不挽弓自射乎故遺書以遺適用并告後之

君子毋為捨福取禍必無愧於心然後可以樂此

清風堂記

婺源去州二百餘里皆取道山間攀緣不可舟車之地當四方之窮非人物都會土著之民且十萬寡求而易足多負豪使氣爭為長雄難於彈治故吏之宰婺源者往往畏避隱去如探湯然蒙被惡聲既久而不衰然邑有溪山之秀足以燕樂卒歲無過客使者厨傳之勞足以安逸其實聰明廉武好義而尚施苟幸而得平有終身不肯違者故至而悉其風土者亦樂而安之崇寧三年叔孫元之為政也曾中涇渭甚明既來而得民所以易治之

畧除煩苛一鎮之以清靜蓋未朞月而數百年之陋坐失於談笑之間於是昔之吏俗朋黨接隙抵巇為鑿穴首鼠者既已化而為心膂股肱而椎埋剽輒武斷鄉里為奔蜂乳虎者亦從而為嬰兒處女元功多民之洗濯刮磨果可以與治也乃築燕居之堂而以清風名之余聞而嘆曰天下之物蓋無不可化者然其所以化非深於理者不與焉今夫徜徉於萬物之表而人得之以滌煩解暑者惟清風為然是故至人之所御隱君子之所賞騷人才大夫之所樂政足樂也如使不善為政者結意於繩墨之端置民於牛羊之地物我俱弊矣乃始絲棼而禽獮之政之愈勞而

愈熾而其於治日益遠矣尚能知清風所以滌煩解愠之
理而與民同快適之樂哉惟元功才有餘而不區區俗務
之所營徒以從容無為使斯民灑然以新釋然以喜而元
功亦將鴻漸於此而羽儀於天朝也宜其所得清風爲尤
多且吾邑雅多秀民安知無儒者作穆如之頌歌詠吾子
以配斯堂之永久者元功博古靖深君子也觀其命名之
意足以知其爲人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鋪叙詳贍其推獎
子厚憲以自况也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
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郴州刺史蓋

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
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陋之區也而先
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爲
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
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雜榛蕪
雜他討切搜竒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
芙蓉也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沚臺榭目曰愚溪而刻八
愚詩於溪石之上其謂之鈇鋤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
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峽袁家渴渴音蕪江百家瀨
者泝瀟水而上也皆在愚溪數里間爲先生杖屨徜徉之

地唯黃谿為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則豈先生好竒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邪續如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谿鉛鋤潭南澗朝陽岩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谿則為峒獠侵耕險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捐高山寺以此法華亭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賞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於劉

向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

其觀開元

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音燕孫元吉李邕音燕許之徒音燕

相燕公張說許公蘇頌

固不為無人東漢以來振莽之氣未除也至

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感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為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也凡瓌竒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子所謂幸不幸者豈

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學於息谿之上。更郡守不知其
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
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
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
間。夫直之為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
而力行之。不為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撓奪。雖乘田委吏之
卑亦必盡吾誠。充吾職。卒而至於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
伏羗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

氣塞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為類出
於偶然。不知蚤主素定於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
於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未第時已慨然
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為於
時。其立朝如史魚。汲直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
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
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而不紀也。公以進士釋褐
為廣德軍司理。叅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數以盛怒
臨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反復辨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
乎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

是乎微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郵孫
覺莘老為廣德軍如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
九年丹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
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
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
祀之而屬予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而藻
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於唐世徒以為一時奮取
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為據其實
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
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微夏無且盡
工為無所愧安知後世不來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
為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
公有焉好賢如縞衣慶善有焉其可以不書

浮溪文粹卷之七

記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世之短長視積累之厚薄其祀之隆替視子孫之興廢何則吾之所以有天下國家者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足以庇民也民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利加其身則世世戴其子孫事之此吾所以處其廟祧之尊而饗其歲時蒸嘗之奉也苟為無以承之祀從而墮矣惟夫子則不然未嘗有尺地一民之封也而教實行乎天地之間所謂息爭已亂之道者與萬世共之天下用

吾說則治不用則亂既不用而亂矣朝用吾說夕治如核
天下復相率而祀之其祀益修而嚴則其道益尊而明此
三代之子孫於今為庶而夫子之祀與天地相為終始也
夫子之歿千有餘年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所謂講求而祀
之者不為不至然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方其盛時廟學
之興溢乎四海之外雖蠻貊戎狄之國莫不知夫子之尊
鎮江有學在州子城東南隅經始於太平興國八年後五
十七年新而廣之者文正范公也艱難以來鎮江適當兵
衝故學宮壞為壘舍徽猷閣直學士新安程公未救之數
月大成殿復及於焚一日公過而嘆曰嗟乎釋老二氏吾

儒擇文而逐之者也今道宮佛刹坻於戎馬之餘纒數日
耳已紛然相望於國都其徒志堅而材足以有立故也吾
夫子息爭已亂之道有功于世如此而吾徒又奉明天子
之命尸教于此反熟視不為可愧也乃謀費於州人會州
家及浮圖氏有以其贏來獻者於是鳩材庀工諏日之良
而郡丞韓仲通葛祐之教官鄒全嗣寶左右其事數月而
殿成屹然起於江山形勢之中與之相稱其室筵屏攝
階戶門庭與夫像設器陳又皆秩秩繩繩無不應圖合禮
州之祠莫及也於是人以程公為賢嗚呼學校之事類
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況出於干戈之後乎春秋二百四十

年之間。諸侯之築宗廟宮室臺榭門廡莫不為其國史所書。而以學校見于六經者。魯之預宮。鄭之鄉校而已。豈當時以力政相高而不暇及此邪。抑公卿士大夫知此為治亂之本者少也。程公以經術決科。飾吏事以儒雅。而所至皆可師。宜知所本矣。學將成而公去。其屬劉頴士王曷以諸生之請來告曰。願書以貽後人。乃為序而詩之。詩曰。萬物一氣。統乎乾元。夫子之道。與之並尊。峙山行川。莫地之厚。夫子之尊。與之並久。惟昔。荀始。琴干。紫微。簠簋。棄道學門。杜飛。坐令此邦。祀不蠲。蕭伊誰新之。自我賢牧。爰徹灌莽。列為飛甍。京口之宅。曲阿之城。絃歌在堂。一洗鋒鏑。曲阿之城。京口之宅。偉哉茲舉。非公孰能。嗣我文正。百年而興。左江右山。翰秀於此。為邦生材。以篤王祀。

永州玩鷗亭記

余謫居零陵。得屋數椽。瀟水之上。既名為僂人。人罕與之游。又地承凋瘵之餘。無可游者。故一年而病。二年而蘇。三年而心樂之。四年而視我如人。視人如物。休休焉不知憂樂之所在。屋臨大川。愚溪之水注焉。曰結茅茨為亭。面愚溪之口。有群鷗日馴其下。名之曰玩鷗。客有過而問焉者。曰玩鷗之說聞之舊矣。今子之鷗信可玩乎。余曰我與物同見於天地之間者。以形而我之知物。物之知我者。以心

使吾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為虎使吾為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為蛇是二者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之故使之若出於有情如此苟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焉則鷗莫得而窺矣何為而不可玩哉余少迂踈狷介自知於世無一相宜者頗欲全生養性於麋鹿之群以終其天年而遂吾平生獨往之志蓋漫仕二十餘年雖三仕三已而人不吾嫉也無何脫下澤之鞅入承明之廬佩會稽之章則幾微見於言面者多矣故近者聚而尤之遠者趨而和之一斥而置之三千里之外此正群鷗舞而不下之時也吾於是杜門息交朝飯一盂夕飲一樽日取古今人

書數卷讀之怠則枕書而睡睡起而日出矣幸無疾病則復飯飲讀書如初此外無一毫入於胸中潏然不知天地之大而環堵之隘也庶幾所謂心如木石者則鷗之馴也固宜然悅而啄仰而四顧物之常情也今鷗忘其常情而與吾相從於此固樂矣安知他日無欲取鷗而玩之者哉幸鷗無忽客笑曰書之壁以告來者可乎余唯唯

長興周如愚殖齋記

以耕喻學意
新而詞麗

余少時喜之壘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焉苗之芄芄然者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過焉稼之蕤蕤然者若成人

之愿而欲進也其三過焉稿之肅肅然者若壯夫之材而欲試也於是余三過而三有得焉曰嗟乎物化之速也如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曰吾於此致力焉進乎天時地利矣吾自土膏之作未嘗食頃舍田而嬉於孺子也懼其仆日再視焉於成人也懼其汨日三視焉於壯夫也懼其挫日五視焉天時有雨暘雨之過也能腐之暘之過也能稿之吾而節之以畎澮之盈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也能淫之瘠之過也能耗之吾而時之以蓄畬之深淺於是乎有稂莠之傷螟螣之災吾認認然防之甚於盜賊之操戈入吾室也故吾常得歲焉良農之耕其獲三勤也常

農之耕其獲半怠也吾力田于茲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毀木饑火旱之變注子聞而歎曰善哉吾問力田而得學者日新之道焉閔子馬曰學殖也豈欺余哉長興周如愚關便坐於其居之旁而求名於余盖有志於學者故余篆其楯曰殖齋而并書其說以告之

鎮江府月觀記

描馬景物壯麗宏偉中間一段學東坡凌雲臺超然臺記

京口以江山名天下其來尚矣而國家屏蔽尤重於晉宋齊梁之間觀其千嶂所環中橫巨浸風濤日夜駕百川而東之其形勝之雄實足以控制南北豈直為騷人羈客區

區登覽之勢哉。州治之西有樓焉，並城而出，名曰千秋者。考諸圖誌，始於晉王恭之時。繇樓西南循城百餘步，忽飛簷曲檻，翠然孤起於城隅之上，望數百里見之者，月觀也。紹興八年，吳興劉岑、李高來刺是州，州承廢亂之後，公私掃地無復。故時李高以精明強敏之才，易民觀瞻於談笑之頃，既府寺閭井鳩集，經營悉復其初。始暇皇於游息之地，乃即月觀之址，輯而新之，客有登而歎曰：嗚呼！壯哉！未之見也。前此頽薨圯棟，蕪沒於蒼烟灌莽之中。雖江山不與時變遷者，亦莫吾覲。今晨霏夕靄，晴嵐烟翠復得於几席之上，而風颿浪舶，離鴻落鷺，畢陳於尊俎之前，如客得

歸如蒙得發也。李高於此，可謂能矣。非政有餘力能是哉。或曰：是未足言李高之政也。李高勞於侍從之事，出分天子顧憂，方時艱難，此州實為襟要，其經理規摹必有足大者。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鷗夷子皮之所從遊也。其西曰瓜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及虜之未禽，欲吞之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胷中之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今攬而納諸數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在吾目中，則李高之志可知矣。然自有天地則有山川，其

閱人多矣而山川勝處非人不傳襄陽峴首以羊叔子傳
武昌南樓以庾元規傳蜀人籌筆驛以諸葛武侯傳吾知
月觀與季高之名籍籍天下矣姑書其本末以補京口故
事之遺使後人知此觀復新自吾季高始豈不益可喜季
高曰可哉

浮溪文粹卷之七

浮溪文粹卷之八

序

蘇魏公文集序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群倫之情使千載之下
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
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為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
篇之書叙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於
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揚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
之際為最諱簡雅而閑深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推
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歸於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

經則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谷朮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
墻殆冠屨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
倡之於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
於古而無遺恨矣蓋宋極盛之時也於是魏國蘇公興于
時公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儒宗位宰
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
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始終
其見於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復而極於
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詳而本於恕有所不言則已既
言於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

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
家九流律曆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
事耳此所以一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華澆淨而
已媮薄與軻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
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為華夷魯衛錄書成序之以獻
神宗讀之曰說卦文也今攷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
矣公沒四十年公之子攜始克輯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
制若干表章疏誌銘雜說若干使其與觀焉某少誦公文
以不獲拜公為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
謹識其端而歸其書蘇氏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六經唯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忘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賞刑。何以為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為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為殊絕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授之。立為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

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置疑於其間也。彼亂臣賊子若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宵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冥思而力探之。於是枝葉蕃滋。無所不至。人務其已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為非弟子而以師說為愚。况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蓋不為無人。然一時章句析之學。勝故雖春

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余過山陽吳園先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為也吾嘗以諸國縱橫列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矣當今子見吾書余未及授而先生亡未幾先生之書盛行於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閉戶讀書二十餘年其見於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哉雖然以此書考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

跋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內批夜下不過十刻忽夜分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啓封來日袖至榻前屏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儀非陛下本意有不得已者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以示同列仁祖首肯曰姑置之妃即追冊温成后也當時於墓刻神道碑不敢書公堯百餘年公之曾孫右中大夫直秘閣充始錄以示人嗚呼茲舉也天下之治亂繫焉文惠公不動聲色開悟轉移於談笑之頃一旦致其主於漢唐君之上使當時有秋毫容悅之心其夫可勝計哉可謂仁人之言而一言興邦矣自古

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子君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骨肉之間者也文惠公及此固社稷之臣非吾仁祖有從諫之聖亦安能容其臣如是之大乎後世於此可以觀一時君臣之盛而為萬世法矣

跋東原集序

嘉祐六年先人為泰興令歲大水民田與江通無從得食轉運使督秋輸不少貸諸縣皇恐聽命獨先人哀其窮悉蠲之轉運使大怒文移如星火先人處之自如也其冬事聞詔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龔公昂臣安撫淮南至泰州部使者皆從公立諸縣令庭下數之曰人飢不能自存而汝必得租為民父母當如是乎泰興令可尚也乃會部使者郡守食堂上泰興令與焉且使交章薦之某為兒童時記先人之言如此恨不知龔公出處之詳後六十年至零陵得學易先生所書集序讀之歎曰龔公千載人也因知士欲行其志非得大君子無所知名及獲戾焉者有之况交薦之幸哉公於是能舉直錯諸徃矣

浮溪文粹卷之九

碑

信州二堂碑

文甚豐腴詩亦溫雅愈讀愈有味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青溪入睦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間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為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青溪民阻山為暴吏不時制浸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至攻府寺略人民由是東南皆警時守州令邑者疆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為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賊與篁竹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今不百里俯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何即斥金帛募士增陣浚濠修戰

具按蹊隧所通者一十餘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屬高志臨付以軍條便宜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賊覆濶東軍張甚頃之焚婺源開化屢以兵逼信知有倫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之於是繞信境數百里皆為賊區君居其中部勒諸將益嚴與王高二侯勦力締謀屯韓巖以扞開化屯館頭以扞常山屯竹巖以扞江山率深溝固壘日揚兵境上為不可測者獨柳家都不為僞匿精甲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仆旗鼓踵其後賊果震三戍之衆不敢犯二月既入衢則鼓行寇柳家都營嶮峙棊益毆人為兵欲必舉信初以偏師嘗

我克之已而盡銳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鏖擊賊大敗拔營去追奔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僞統軍以獻目分其兵為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賊之在他境者皆望風遁去東南以平於是天子下詔曰信州守臣愈斬虜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舜舉亦裨贊之良也增秩次之而以志臨為衢州君與王侯既相與侈上之賜而喜釋於守城之勞也廼築堂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未來請某曰天下之事所貴於智者以審於禍福成敗之機而圖其大者區區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盜奮於承平

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於幾微慨然以書
抵在位者或非笑或怒且排妒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
情見勢屈而向之為吏者方徂于故常曰吾知謹簿書期
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為巽懦譎張單為完軀保妻子
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
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顧以為區區一時
勝負之功者誠以信於江南為四塞地使信然吞噬之心
西搖撫南闕建北擾宣饒則雖磨以歲月未能遂下也唯
君以方千里之地屹然於橫流奔沸之中扼其吭管其背
使氣奪力殫不能尺寸進卒夷其衆當是時並江循海三

路三十餘州皆堅壁清野倚君為重則君之建立為何如
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一日暴於天下
則斯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
長於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贏既二年
而鏹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於此可謂為政
知所先後而非偶然立者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帝真治以天為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徂于
不平有不能馴嘯呼以驚奮厥螻蟻敢仇王師帝顧在列
孰予往咎矯矯禁旅統之公侯春馮于野旋師麥秋囚獻
刑得第勲策勞孰固吾圉予其汝褒在列咸啓信為偏城

曰守臣愈實能弭兵唯息首孽衆為不聞曰此獬者吾疆
懼紛迺理隍壁迺選鋒爰走爰集嚴兵待攻賊屢闖境
引師環之一遇麇擊崩奔不支坐以支堞扼其三方隣國
仰首如川得防帝曰俞哉唯女子力錫之命書光寵而國
愈拜稽首敢揚王休迺作華屋睇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適
雲抄里民戶歌雜以嬉笑君在斯堂賓客粥粥間於憂虞
起舞相屬民祝君壽長為父師毋或去我玷於墊危士曰
君材維試之仿切音勒十一也如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剽載
之民謠來者是式君將在朝我為誦詩繫史之訂匪民之
私天子之慶

祭文

祭河文

惟神以海為宗主百穀也霧雹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暘
相民欲也鞭笞群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俟嘉沐也胡為
陰陽矣盈縮也冰澌既融潮未復也戢然千艘尾衛屬也
聖人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飢為頰蹙也魏貅萬屯懼枵
腹也神寧息予倦揮沃也噓呵豈難費升掬也詔恩臨祠
奉牲玉也尚驅雲師貺霑足也繫邦是圖匪私瀆也

傳

郭永傳

筆力老健有遷固風
范曄陳壽不及也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郁然望之如神人以祖任為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為姦利無所忌求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為動則繆為好言薦之朝永因盡忠以報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去擢清河丞尋知太原府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苛取諸縣以給大谷民富其歛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雨歲禱水旱為常縣禱未應乘此譁民永杖巫身暴日雨立霍縣人刻碑記其異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刺

諸縣短長游蠹不歸莫敢近求械致之府府為并他縣追還於是府檄及部使者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客謂永世方雷同毋以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皇恤其他大谷人安其政以為自有令來無求比者既去數年復過之則空一邑遮留如未始去調東平府司錄府事無大小決求吏有不能辦者私相斬曰爾非郭司錄耶除通判鄭州燕山之役以永為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也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毆之非壞目折支不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求白安中不治且難制求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無辭也

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求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之日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方倚將軍為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謝無愧容求謂安中曰他日亂吾邊者必此胡也已而安中罷求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於是歲大寒城池皆冰虜率籍冰梯城不攻而入求適在大名聞之先弛壕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虜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遷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時車駕在維揚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

要激求與帥杜克漕臣張益謙相掎角求得檄大喜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聲驚河朔已浚州縣皆叛虜來歸虜亦畏之不敢動遠近晏然君臣何宗澤死充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為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也會范瓊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虜以十倍之師攻之求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求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虜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待外援之至柰何棄之因募士賫帛晝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倚虜攻益急俾東平濟

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輩相
顧色動求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
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賊不足畏也衆感
泣質明大霧四塞虜以車發斷碑殘礎雨城中樓櫓皆壞
左右蒙着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求坐城樓上或掖之
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求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
卽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億率衆迎降虜曰城
破始降何也雜然以求不從為辭虜遣騎召求求正衣冠
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曰阻降者誰求熟視久之
曰不降者我尚奚問虜見求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乃自

為夷語數十言欲以富貴啗求而降之求頃目唾罵曰無
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虜令譯者申諭不
已求戟手怒罵不絕虜諦其言麾之使去求復厲聲曰胡
不速我死我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
加額為之出涕虜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時年五十三
建炎二年十一月甲子也即日語傳城中雖素不與求合
者皆相向慟哭虜去相與負其尸瘞之求博通古今得錢
卽買書家藏書萬卷因事為文皆可錄而不求人知見古
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捲卷終日而尤慕顏魯公為人
喜面折人過遠無異言聞秋毫之善必嗟咨獎成如不及

士友以此嚴憚而歸之。杜克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嘗畫數策見之，他日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數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治乎？克大慙。靖康冬虜再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永者，求號絕小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元帥檄書至，始勉強一餐，其忠誼蓋天性。若夫事親孝，與人忠，輕財篤義，而於吏治精明，皆永餘事。其大節如此，他不足為永道也。紹興初，始贈永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

贊曰：嗚呼！靖康之禍，豈不哀哉！以二百年全盛之中國，而

在位皆拘繫章句之徒，謂名節為非所急，士之精銳銷與盡矣。一旦為虜所乘，無不全軀保妻子，奉頭鼠竄，或甘心污辱之地而不悔，求以身殉國，至勉其家必死，非所謂烈丈夫，而不為世所推移者哉。當是時，以節死者，雖不為無人。若劉韜、李若水、向子韶、霍安國、張克猷、楊邦乂，皆其章章尤著者也。然罵賊不屈，無如求者。故撥永平生行實著于篇，有以見求立大功名，而奮不顧身者有所從來，非偶然發也。

書

見謝給事書

古之欲以才能見世而卜於大賢君子者有從收器而立於堂下有扣牛角而歌於轅間甚者或掃門拜塵幸一日之眴矚切以為人之才能譬如金石之有聲芝蘭之有臭其實既立名則隨之灼然有不可捨者何至為區區乞憐自苦之態哉然使其屈道伸身耶雖深居簡出牢關固距如水北山人終南捷徑何足補於進退之數如誠屈身伸道其求之者不勤則其告之者不篤其見之者不恭則其與之者不至雖重跼之勞執鞭之辱未嘗其為好賢慕善也蓋大賢君子方其從容人主之前自任天下之重咳唾出珠玉叱咤生風雲其勢位益尊則其門牆益峻門牆益

峻則非素侍於左右終莫得而進焉及去國弥年絕意當世釋事權之攫拂而自遂於逍遙之濱非持一介之賤得以接末光而承餘潤也雖樵夫野叟亦或並遊而爭席焉當此之時其身之不幸而遇之者幸也故訕身伸道者從焉某自兒童時聞閣下之名如東隅之日雖未赫然經天而溫厚之氣固足以感人也如清濟之流雖不浩然行地而浸潤之功固足以成物也故論者以王佐之才許閣下既而歎賢士之關聞南方之學者與中朝之士大夫莫不以得交際為榮其慨然在斯人之列而閣下方任言責某以疵賤之身莫能與也廼者屏跡此方而閣下在焉私自

喜幸以為終身願而不可得者今得承談笑然亦安知天
意不以我公少晉於此滿願見者之志邪然天下之理莫
難於相知之間蓋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至者矣且陰
有相之者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故以牖間半面而終身不
忘家有名士三年而不察者此豈可以久近親疎計哉某
於閣下其生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其任也位之相懸有
不可勝言者而又無肺腑之親介紹之先容也果何足以
取閣下之知邪然比之三年而不察者則為不足與夫半
面之頃者顧有間矣聽其言而知真偽觀其容而識邪正
考其文而見所養亦足以得其粗矣而曰必試之事待之
久而後察之者非忠恕之言也故輒干典謁而自托於無
能之辭以為贄焉悚息俟命不宣

銘

熊叔雅研銘

禹鑿餘韜瘴嵐安得之虹貫巖斷為泓攜北南毛楮陳其
友三出瓌辭與古參

董天任研銘

圓其中蒼壁橢窳其前初月破出天滋如炙輒為臞仙零
寶唾